从凭医院证明买西瓜讲起

辛 明

现在80、90后的人想象力再丰富，也不会把西瓜和医院证明联系在一起。可是，稍年长的老上海人，都经历过商品、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可能因为发高烧，要到医院去开张发烧证明（起码要38.5摄氏度以上），凭证明才能在盛夏期间，买到一只西瓜。

那是在1983年，气候反常，西瓜生长季节雨水偏多，气温偏低。郊区西瓜严重减产，到上市季节马路上几乎看不到西瓜。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同志刚从国外考察归来，批阅了买不到西瓜的市民来信，特地花了半个小时给分管商业的市政府财贸办领导打电话，要求重视人民来信反映的问题，从政策调整、财政扶持、交通优先等方面着手，彻底改变最近十来年每年盛夏买西瓜排长队的西瓜紧缺状态。

接到市长电话，市财办领导高度重视，当即开展调研。了解到当年瓜农由于受灾，瓜田亩产只有4–5担，全市西瓜产量只有50万担，上市30万担。往年亩产都在15担以上，上市要在150万担左右。僧多粥少，远远无法满足市民的需求，造成发高烧的病人都吃不到西瓜，管理部门只能出此下策，凭医院高烧证明，到水果商店买一个西瓜。此外，西瓜价格偏低，瓜农亩产成本在80–100元，承包农田每亩上交100元，大约成本在200元/亩。而当时是计划经济，价格是固定不变的，每担12.5元，瓜农亩收入在60元左右，亏得哇哇叫，没有积极性，这也是西瓜减产的原因之一。

考虑到“文革”以来西瓜供应一直紧张，市财办会同市农委、市交通办、市财政局、市工商局、市物价局、市农业局、市供销社等单位自1983年起每年召开西瓜专项会议，协调西瓜的种植，运输，销售，价格等。通过扩大种植面积，郊区乡办工业在费用上支持瓜农生产，安排运输港口码头，增发市区车辆通行证，增加销售网点，延长营业时间，增加营业员超时工作补贴，加强市场管理，保障瓜农进城安全等措施，特别是西瓜经营实行“全面放开，随行就市，渠道搞活、减少环节，参与调节，平抑物价”的政策。同时，为彻底改革专业公司（市供销社）独家经营的状况，1985年西瓜经营工作的指导思想调整为：放开价格，搞活经营，掌握货源，参与调节，方便产销，减少环节，搞好服务。由于经营思想的转变和放开，加上措施得力，经过瓜农和商业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1985年以后，每年上市的西瓜都在300万担左右，为弥补销售网点的不足，瓜农进城允许在指定区域设摊销售，满足了上海市民的吃瓜需求，给盛夏的上海送来一丝西瓜的清凉，慰藉了上海千家万户的市民百姓。

近四十年后，我们再来看这桩奇葩的历史公案，就觉得非常可笑。如今再不用到医院开发高烧的证明去买水果了，市场上琳琅满目、色彩斑斓的各色水果应有尽有，从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水果铺天盖地，反季节、跨地域的水果信手拈来，线上、线下的水果随时会送到家门口，水果成为上海市民消费不可或缺的当家食品，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

当市民品尝甘甜如饴、香气扑鼻的各色水果时，请不要忘记上海的果农和商业职工曾经为今天满街满市的佳果美味付出的辛勤劳动。

边看边聊

贺孔才与王北岳

叶国威

董桥先生七十寿宴上，胡洪侠兄赠我他大著《书中日月长》，书中有一则记王北岳先生业师贺孔才先生。胡兄文中言：“翻过手头几本藏书家辞典，查不到贺孔才的消息。后于郑伟章著《文献通考》中得贺涛一条，知贺涛为光绪年间藏书故城望族，藏书甚丰。及知贺孔才于1949年将十万卷图书捐献北平图书馆，余无所知云。”

贺孔才先生是我的业师王北岳先生的堂姑丈，北岳先生说：“孔才先生原名培新，河北武强人。弱冠曾考取国立北平法政大学，受业桐城古文家吴北江门下，习诗、古文辞。书法从学于前清双科进士秦树声。”

秦氏字宥横，书法出入虞世南、褚遂良之间，曾自言时有过之。他与广东唐天如交情甚笃，我曾见秦氏赠天如书法，出入虞褚之间，八法严紧，精妙绝伦。

孔才先生因慕齐白石之名，后得拜于白石老人门下，初老人对他爱护有加，自此艺亦大进，得到他的真传。白石老人曾题其印谱言：“贺生刀笔胜昆吾，截玉如泥事业殊。小技那应从白石，无情何不慕南狐。孔才仁弟已将蓝出青，丙寅、丁卯两年所刊印共得六本，余为评定后，复为题记之。”可见嘉许备至。

及先生而立之年，弃齐派印风，参考汉印及名家印谱，印风一变，自成一家面目。据北岳先生《印林见闻录》记：“白石老人性倔强……老人亦不愿先生长相从，顾以先生恭谨过人，无可措词。一日，忽谓曰：‘侧君中意于君，不来为妙！’先生如其意，自是除祝寿拜年则不登齐府。后博参吴昌硕、赵之谦之法，仍主朴茂一路，三十以后，以先秦古玺为依归，隽逸错落，变化不可端倪。”

1949年，孔才先生即将毕生所藏图书文物，分别捐赠北平图书馆及历史博物馆。据其兄贺仲弼说：“他苦闷达到极点，顿生厌世的观念，1951年12月18日，投入北海团城旁冰窟自杀。”

北岳先生来台后，曾留意孔才先生书法，数十年间所得不过四五件。印更难得一见，仅藏《孔才刻石》原钤本五册，《天游室印选》共两百余方。

王北岳先生，河北文安人，原名泽恒。高中毕业，入北京大学农学院习园艺，课余以写字治印为乐。1949年2月，北岳先生离开北京，到上海，并得胡适先生亲书学籍证明：“兹特证明王泽恒是北京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四年级学生，于民国卅八年二月廿七日离开北平南来，倘蒙贵校准予借读，不胜感激。胡适 卅八、三、廿。王泽恒君的北大学生证是农字廿四号”。

先生曾欲借读上海复旦大学、杭州浙江大学，惜皆被拒。遂于同年6月王北岳渡海入台，任教宜兰农校。1961年与王壮为、曾绍杰、李大木等筹组“海峤印集”，集结同道；1974年又发起筹组“篆刻学会”，使篆刻界集聚一堂，研究发扬，篆刻艺术蔚然大盛。

然于2004年8月间，北岳先生女儿如黛告诉我，有一日发现他父亲夜半下楼按邻居门铃，于第二天却浑然不知，后经诊治，竟患上老人失智之症。

北岳先生一向博学强记，印学理论、名人印拓、艺林掌故、印章鉴别等无不了如指掌。我等上课时有任何关于印艺书法上的疑问，先生即能举例印证。然无端得此病，先生于有知时，多未能接受此事实，终日郁郁。

先生患病期间，我常前往探望。一日见先生桌上有联句“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墨色尚鲜，落款书“甲申二月”，然当时实已农历八月，先生病情急转直下，更令人惊讶。

及后两月，因念与先生接席十有余年，于书道篆刻上虽无长进，师生之缘，实亦非浅，故乞北岳先生为我取字，论辈排字，北岳先生并亲书出处：“……墨子云：俯仰周旋，威仪之礼。故乐为国威仁弟取字名曰：子仪。甲申年十月初十日王北岳志”资为纪念。

自此后，北岳先生病况愈为严重，遂暂迁离原址静养。从此便甚少有机会能见到北岳先生，直至是年年底，在先生寿筵席中方得聚首，其后又不复一见。

至2006年12月26日忽闻北岳先生仙逝，先生对我一向恩厚，顿失良师，摧心悲痛，实不能已！

儿时剥玉米

徐兆熊

一个生产队男女老少上百人集中在生产队的大场剥玉米，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夏季农村大集体常见的一种场景。那时剥玉米是义务的，不记工分，而以各人所剥的玉米骨子归各人所有作为酬劳。因为玉米骨子是农家秋冬烧火煮饭的好燃料，农民们都乐而为之。

剥玉米的时间一般是掰玉米的第二天清晨。前一天，社员们会根据生产队队长的安排到生产队的玉米地里掰玉米。掰玉米是女工的活儿，一个人掰两行，依次向前，这样容易掰干净。男工们则挑着箩筐穿行在玉米地中，听到有女工说“玉米篮子满了！”就挑着担子走过去，把篮子中的玉米倒进箩筐，箩筐装满后，挑送到生产队的大场上。妈妈掰玉米的时候，我常常跟着。其实，我最主要的目的是在玉米地中找那些没有长玉米棒子的“公秸儿”。这不长玉米棒子的秸儿很甜，跟甜芦粟和甘蔗差不多。只是吃甜秆要细心，一不留神篾子就会划破嘴唇或手指。母亲掰完玉米收工回家时，我总会带上四五根甜秸儿回去分给弟弟妹妹们吃。

第一天掰了玉米，第二天清晨一定要剥玉米，因为玉米堆在一起会发热，时间长了玉米粒会霉变，而且不好剥，早点剥，可以早点晒干进仓库。

剥玉米前，生产队长会挨家挨户通知，于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带着小凳子、小篮子、大篮子来到生产队大场剥玉米。

剥玉米的时候，平时相处关系比较好的几户人家会坐在一起，一边剥玉米，一边拉家常，张家长、李家短，说说笑笑，不觉时间。还有的人一边剥玉米一边唱小调，总之场地上说笑声此起彼伏，像捣麻雀儿窠，好不热闹。我们小孩子手小劲小，剥玉米的时候都是剥大人们起好头的玉米棒子。所谓起好头，就是他们先从玉米棒子中剥去2–3行，然后给我们剥。我剥玉米时，通常要祖父讲谜语给我猜，讲对联故事给我听，好些谜语、对联故事我至今都记得。

玉米快要剥完的时候，生产队的干部还要一家一家地查验玉米骨子上有没有玉米粒。因为那时粮食紧张，有的社员会有意在玉米棒子的末梢留下几粒玉米不剥，胆子大的还会在玉米骨子中藏一两个小玉米棒子。只要干部宣布要查玉米骨子，那些人就会自觉地检查改正，以免当场丢人。剥玉米结束，我虽然双手通红，热辣辣的，有点疼，但还是像打了胜仗带着战利品凯旋的士兵，哼着小调，蹦蹦跳跳地回家去。

南京东路（剪纸） 李守白 作

藏了20年的石头

绎 心

20年前，我大学一毕业，即与他们相遇。他们笑咧咧地接受了我这个职场新教师的青涩。3年里，我伴着他们长大，他们陪着我成熟。转瞬20载，当年我这个“菜鸟”已渐变“佛系”，而那些天真的少年也早已成家，立业，为人父母，可谈起20年前的往事，就像是发生在昨天的故事。

那天聚会出门前，我最重要的“妆容”就是拔去跳脱而出的白发，唯恐他们找不到记忆中的那个“我”。不过，一切显得多余，我们一见如故。当年的小捣蛋们给我设置了“对脸报名”的考题，没承想，时常怀疑自己得了健忘症的我，居然轻松闯关，哪怕他们的容颜都有了些许的改变，我一气呵成精准地报出了大家的名字，简直惊呆了在场所有人，包括，我自己！

我穿了一身黑，为了搭配脖子上的那根项链。这是当年那个爱画画的小女孩送我的毕业留念。她羞怯怯地说：老师，这其实就是些漂亮的石头。可是，我却觉得，它远比石头更“重”，所以，藏了20年。

临别前，他们自觉排好了队，戏谑地说：老师，你今天就像迪士尼乐园里穿蓬蓬裙的公主，因为每一个人等着跟你合影……

当岁月流逝，所有的东西都消失殆尽的时候，唯有安于心中一隅的记忆还恋恋不散，让往事历历在目，宛如千树花开！

夜光杯

养育

给孙女讲老宅的故事

罗光辉

孙女出生在上海，一直生活在大都市。一天，她在我手机上看到了我弟弟发来的家乡老宅的照片：“爷爷，这是您老家吗？”“是呀，也是你的老家。”她似懂非懂，认真地看着一张张照片。

“这儿有燕子窝，这板壁上怎么有那么多奖状呀？这房子也太老态太斑驳了。”孙女虽然只读小学二年级，但她说话用词常常令我惊讶和欣喜。一句斑驳与老态勾起了我斑驳的回忆。老宅年久失修，到处破漏，写满沧桑，要拆了，要拆旧建新了，望着拆除前弟弟拍的照片，我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人的记忆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被时光尘封的某些片段，居然会在生命的某一刻，灿烂地燃放，并串联成一道风景，成为可圈可点的故事。老宅是根，是一种文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要把燃起来的激情向孙女表达。

“老宅，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由祖宅搬迁而来，因祖宅的南面要建一座水库，当时为防万一，政府决定整个村庄迁移。老宅不大，属两层木质民居。一层有三间居室，一间厨房，第二层没有房间，用来堆放杂物和柴火，大量空间闲置。不过，在整排房屋中，我家的老宅比较高，太爷爷讲过，我家祖宅更大更高。”

孙女聚精会神地听着。我指着照片一张一张给她讲。

“你看，老宅屋梁上有四个燕子窝，每到夏天，燕子就会来老宅的梁上做窝，燕子在这儿叽叽喳喳地叫，很好听。”

“我也要听燕子叫，新房建好燕子还会来吗？我想看燕子做窝。”孙女燕子般的声音让我想念燕子的情绪越发不能控制。“小时候，我年年都能看见燕子，燕子在家栖息的日子里，如果没见燕子回家，如果听不到燕子叽叽话语，屋梁下的寂寞就会蔓延成太奶奶心头的寂寞。太奶奶会问：燕子哪儿去了？燕子怎么不回家？直至看到燕子，听见燕子叽叽喳喳，她才会感到天地完好，日子完好，家也完好。”……

孙女不语，我想起了母亲。

过了会儿，孙女指着贴有奖状和有奖状印痕的板壁：“爷爷，这是您得的奖状吗？”

“是的，我得过很多奖，三好学生、开荒先进、双枪模范、先进团员，很多很多，当时，这面板壁几乎全贴满了。”

“哇，爷爷真厉害。爷爷，您是共产党员吗？”

“是呀，爷爷参军入伍一年零三个月就正式加入了党组织。”

我和孙女分隔两地，在一起时间不多，只有节假日才会在一起，今年时间稍多些，许是血缘关系，或是性格相投，她对我特亲，喜欢和我海阔天空地交流，只是她的话常常让我特感意外，想不到。

七夕会

“你怎么会问这个话题？”

“人的政治生命中有三件大事：第一，加入少先队；第二，加入共青团；第三，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又惊又喜，她还是个小孩啊，才8岁。我不知道老宅的故事还会给孙女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越讲越来劲。我给她讲老宅门楣上那块经历了四十多年风雨的“参军光荣”的牌子，这是激励部队官兵和家人崇尚荣誉的直接载体，它无数次给我带来了快乐、兴奋、骄傲与自豪。我一望见那块牌子就会热血沸腾，就会想起芳华岁月。

“长大我也要当解放军。”孙女话语干脆，坚定有力。

《爱夜光杯 爱上海·2018》新书亮相今天开幕的上海书展啦！“夜光杯朋友圈”系列正在夜光杯微信公众号推出，名家寄语、精彩朗诵等视频音频融为一体，欢迎大家扫码关注。